

讀「風樓」

丘秀並

在文風趨向冷酷、偏頗、激情的今天，白辛的筆調令人有「土氣」的感覺。

下題目就很少有「驚人醒目」的。「風樓」這散文集的名稱雖然別緻高雅，但是，看看第三頁的目錄：「星光」、「永恆的春風」、「我的夢」、「落花」……

像不像中學生作文簿上的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、「我的希望」、「中秋有感」、「暑假記趣」？

題目不爭奇，文筆也不花巧，讀白辛的文章，有時需要有點耐心才讀得下去。儘管如此，過去數年，很有一陣子，「白辛」二字還是經常出現在中副上。

中副前任幕後功臣——盧郁斐先生，在「風樓」前序中介紹着：「白辛的作品所以感人，是因為其中充滿坦誠，自然而淳樸的情感，有鄉土田園氣息，有東方文化特有的悲憫而謙虛的胸懷。」

白辛自己則在這集子的後記中寫着：「沒有優美的文筆，我原諒了自己；沒有動人的故事，我原諒了自己；沒有巧妙的技巧，我原諒了自己；而那一刻之後，當我燈下提筆的時候，如果有對人對事的愛呢？我却不願厚待自己了。」

「我抵死服膺『愛』的美好，因而我悲傷，我憤恨，原也含蘊着我的愛意在。」

一個宅心仁厚的人，有支拙樸的筆，能把「對人對事的愛」忠誠的表達出來，這就夠了，要「漂亮」的題目幹什麼？要「華麗」的文字做什麼？

在濃煙氤氳文壇的今日，「有田園氣息」至少代表了一個名詞：「健康」！只有細讀慢想，才能在白辛無華質樸的文字中，品味出「空氣新鮮、陽光充足」。

試讀「鄉思、親情」一文的片段：

「八月中旬，我在學院的四樓，晚風很好，同學還沒來，我臥在案上想假寐一會兒，恢復白天的勞累，突然發覺忘了帶講義，我不高興自己上課時沒講義看，連忙從金華街趕回家，竟沒有勇氣去搖那門前的輕鈴，孩子不是嚎哭，却是不依的賴着、吵着，母親唧唧啞啞

哄着，竟然對九個月大的孫子講起『故事』來：

「『乖乖，媽媽回來啦啊，媽媽拿衣服去交，馬上就回來啊。乖乖，奶奶說故事給你聽喔，你知道嗎？你爸爸在外面六年啦，那年，他來讀書，奶奶送他上車，他哭啦，還不讓奶奶看見哩……後來，他畢業啦，……後來，啊，你媽真好，照顧你和你爸爸……』」

奶奶為九個月大的孫兒講故事，故事的内容，對嬰兒來說，無疑的，「慌不擇言」！正是如此可笑，益發顯得溫馨可愛。稚兒的無知、老母的慈心，就在隱約的淚光中「白描」出來。而且，白辛本身白天工作，晚間再上學進修，他夫人幫人做衣服共同維持家計，也在老母的「故事」中介紹出來。這幅畫面，與其說「辛酸」，不如說充滿

了天倫的美、自強向上的希望。

無怪乎盧郁斐先生樂於稱讚白辛：「目前一般作品受西方機械文明的影響，過度強調理性的分析及慾念的追求，而多方顯示了心靈的焦躁不安，和對生活的冷漠倦怠。白辛沒有這些時代病，他土生土長，深受中華文化的培育，求適應不求征服，求和諧不求對立。」

「風樓」，全書中，沒有尖酸刻薄的話，也看不見聳人聽聞的論調，既沒有風趣戲謔的語句，討好嘻笑的文字也不會出現。

白辛，似乎不明白「怨懟」為何物，筆下自然流露出來的只是懇摯、感激的文詞。

再看「今日的陽光」這一篇：「我一直相信，我是一個幸福的人，造物者既給我健康的身體，又給我雖然並不聰慧却也清明的腦

本社新書之三

故國神遊

華振之著

作者華振之先生大半生時間服務於交通界，因為工作關係，使他能够遍遊中國大陸的名山大川。丁中江先生介紹他時說：他是書香世家，博聞強記，在他生動而細膩的筆下所描繪的故國風光，讓我們讀後爲之嚮往和沉醉，有如親歷目睹。現代中國正缺少一本報導體裁的遊記，我們看到很多年輕朋友對「老殘遊記」、「徐霞客遊記」很有興趣，但我們覺得這本書可以說是老殘、徐霞客的現代版。更重要的意義是，本書可以幫助這一代年輕人對故國的認識，足以增加大家同仇敵愾，光復大陸的願望。

每冊特價35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

力；而且不管走在那一條路上，明裏暗裏，總是有許多攙扶的手，幾乎是每一時刻的，我自覺被幸福的氣氛濃重的包圍着。」

「所以，我心中不敢有恨，要有的話，怕只恨沒有更多的手，好去援引更多的手；沒有更多的心，好去關懷更多的心。」

他感謝師長、親慈，他愛學生、孩子，他懷念故鄉、崇尚大自然，寫的都是些「身邊」的瑣碎事，沒有澎湃的氣勢，却也不會刻意彫鏤，更不是「打高空」。幾乎可以說，他所寫的，全是他所能看到的。

也許，因爲「範圍有限」，同類的題材，一寫再寫；材料不够廣泛，做文字上的延伸，因此，剪裁也不够簡鍊。有幾篇，還有語意、文句重複的地方。

「我的夢」和「成熟的季節」兩篇中，有雷同之處。「孩子，這就是家」和「夜歸」都介紹了他的家鄉。至於描寫師恩、親情的地方更多，一起選在一個集子中，難免令人有「滿桌佳肴，紅燒肉、肉紅燒」的感覺。

哦！也許應該是「豆腐炒白菜、青菜豆腐湯」才對！終究，白辛的文章並不會使人起膩，非但如此，還很「營養」，讀多了，有益而無害。

相信，這就是「風樓」得到中山文藝獎散文獎的緣故。在許多人「暴露人性」走火入魔的「現代」，白辛的「風樓」，只是平平實實的獻出一彎清流，供人洗濯心靈的雜塵；一座竹亭，讓疲憊的人們憩息。